



14
1544
151



14
1544
151

童山文集卷五

序三

全五代詩序

綿州李調元雨村

五代詩向無全本編詩者率皆附之唐末宋初之間遊
少專輯惟新城王尚書漁洋有五代詩話而所載者事
蹟詩或缺焉竊嘗論之梁唐晉漢周歷五代十三君共
五十二年其間或縉紳或隱逸代不乏人然各事其主
判若町畦如梁初或可附之唐末矣晉漢周則去唐較
遠周末或可附之宋初矣唐晉漢則距宋稍遠况兼以

14
1544
151

童山文集卷五

綿州李調元雨村

序

全五代詩序

五代詩向無全本編詩者率皆附之唐末宋初之間並少專輯惟新城王尚書漁洋有五代詩話而所載者事蹟詩或缺焉竊嘗論之梁唐晉漢周歷五代十三君共五十二年其間或縉紳或隱逸代不乏人然各事其主判若町畦如梁初或可附之唐末矣晉漢周則去唐較遠周末或可附之宋初矣唐晉漢則距宋稍遙况兼以

童山文集卷五

十國各據疆土卽五代之君亦不能隸其版土而屬之而况乎唐宋所謂風馬牛不相及以之附入豈不謬哉夫讀古人書貴知古人之世事君之義從一而終此天經地義也而五代年間易姓僭竊如翻鏃上餅以致官爵益濫小人乘君子之器富貴出于非意視國家安危如秦越不相謀故其時將相大臣有一人而事一二朝者有一人而事四五朝者如後唐之馮道所向稱臣後梁之王易簡幾遍五代後漢之王仁裕歷事八君似處處皆可攔入當附于何代乎惟於其人核其生平將父知必有最深之地功名必有最顯之時本其人其事以

定其爲何代之人亦愧其不安之意也故數年來於趨署直宿之餘輒坐擁諸書詳加繙核有五代詩而爲前人附入唐末宋初者俱一二歸還之或應入某代或應入某國或按其時其事而更於每人姓氏之下綴以小傳皆據各書採錄非臆說也蓋不如是則不足以成五代之詩也更於五代後附以十國凡有斷章摘句靡不收入統名之曰全五代詩共計書一百卷自乙未春二月至戊戌春正月積三年而始成雖草創經營不無坦率而獮祭之下頗自信摺拾無遺庶幾使五十二年之文獻得以不墜不亦可乎我朝文教光昌炳耀千古近

於鄉會益以詩律薄海內外莫不炳炳麟麟羣趨風雅
矣今是編之出或亦採觚者不無一得之助也夫

重刻太白集全序

凡詩賦一代有一代之雄楊子雲漢之雄也而論者必
並相如而稱之曰揚馬李太白唐之雄也而論者必並
少陵而稱之曰李杜意以非子美不足以並太白而吾
謂太白不借子美而後尊也太白詩根抵風騷馳驅漢
魏以遺世獨立之才汗漫自適志氣宏放故其言縱恣
傲岸飄飄然有凌雲馭風之意以視乎循規蹈矩含宮
咀商者真塵飯土羹矣蓋其仙風道骨實能不食人間

烟火故世之負尸載肉而行者望之張目咋舌譬如天
馬行空不施鞿勒其能絕塵而追者幾人哉且太白亦
非徒濶落浩蕩而無涯涘也今之人半以子美沉酣六
籍集古今大成爲風雅正宗使追步者有徑可尋有門
可窺故譚藝家迄今奉爲矩矱遂視太白爲登天然不
可幾及者此大謬也太白之仙才文質炳煥發爲詩
歌無體不備無體不精當其時使無子美則後之人尋
思玩繹於擺脫駢儷軼蕩不羣之外求其聲律固自有
軌轍之可遵亦何至怖如河漢也太白詩云大雅久不
作吾衰竟誰陳又曰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又嘗言

將復古道非我而誰則欲括風雅之源流明著作之意
旨舍太白其將何師乎世之言詩者不問津於太白而
先以子美爲寶筏是猶所謂斷港絕航而望至於海也
其視蓬島十二樓何啻三千弱水之隔乎又安望溯而
兩漢之源以駕揚馬而上哉余自束髮授書卽喜太白
所爲詩歌文章每手一編朝吟而夕覽其藏之篋笥有
日矣余友鄧玉齋爲彰明廣文彰明古昌明卽太白所
生地鄧亦酷嗜太白詩因秩滿來京寓予齋之西偏相
與把酒聯吟因出所訂太白全集以示余而余亦出素
所摩娑舊本而參考之將付之剞劂屬余爲序且曰吾

蜀爲古今文獻風教之祖迄今而遂淪沒吾雖秉鐸於
一鄉一邑其何以不光昭先賢之遺風而使鄉之人揚
風扪雅有所從入之路也昔人云有爲者亦若是吾願
天下之學詩者先從太白問津可也

蘇詩編年序

蘇詩善本難購在蜀尤難購舊所傳者王氏十朋施氏
元之二家注本王注分類故多舛誤施雖駁雜較勝於
王然其編年頗爲失實不如查他山編年補註本爲最
善查云公詩自仁宗嘉祐己亥始見集中所謂南行集
也施乃系諸嘉祐元年爲丙申而詩中有忽憶丙申年

之句其背戾可知從來編年者或起辛丑或起壬寅南
行集乃已亥庚子詩反置續集中殊失位置考宋史藝
文志有南征集一卷征字乃行字之訛當時此卷本自
單行今自郭綸及初發嘉州以下編次一准樂城集真
確論也顏東坪明典從余受業素好蘇詩憫我蜀地之
無善本也因取查本斷自仁宗嘉祐已亥起較他本多
二卷而辛丑以下則仍施本之舊又以卷帙浩繁去其
註而刊之復照查本於補遺中有以他詩混入者俱僉
出之別為上下二卷可謂善本矣書既成求序于余余
惟蘇詩之無善本不但今時自南宋時已然嘗讀楊誠

齋集有謝福建茶使吳德華送東坡新集詩曰故人遠
送東坡集舊書避席皆讓渠東坡文集儂亦有未及終
篇已停手印墨模糊紙不佳亦非魚網非科斗富沙棗
木新雕文傳刻疎瘦不失真紙如雪繭出玉盆字如雙
雁點秋雲老來兩眼如隔霧逢柳逢花不會覷只逢書
冊佳且新把翫崇朝那肯去據此則在當時已多麻沙
翻板而吳德華東坡新集為最善矣今吳本已不可得
得此本不啻吳本之再見矣則余之覽此集也又豈但
把翫崇朝而已哉故余樂為之序不但為天下人幸且
先為吾蜀之家有其書者幸也何也舊書避席皆讓渠

陸詩選序

放翁詩非選不可過選亦不可何也不選則卷軸煩多難于緝閱過選則片鱗隻羽不免遺珠今于劍南渭南二集全部內悉心採錄共得詩二千六百餘首先生之詩盡在於是矣夫取法乎上僅得乎中詩貴泝源漢魏以至盛唐李杜諸家學者自當奉爲鼻祖而余獨選先生詩如此之多者何也蓋以示初學入門之基也先生取材宏富對仗精工而出以雋筆每遇佳句不啻如楊柳承露芙蓉出水天然不假雕飾而嘔出心肝者雖鏤

冰刻骨無以過之洵後學之津梁也此選初名陸詩珠匱蓋匱以盛珠庶不踰鄭人買匱還珠之誚也後子弟輩遞加抄錄遂失其名而曰陸詩選余因笑而從之丁酉歲余視學粵東將原本携至署爲白蟻所蝕故集首尙闕七古數首今余僑寄潞河將歸劍南他日竹廬茅舍校讐尙有餘閒容補校以成全璧云

袁詩選序

歐陽文忠公謂詩必窮者而後工此殆不然詩必富者而後工也非富於學則萬卷不破非富於材則萬象不該記所謂多文以爲富者正謂此也錢塘袁子才先生

今代之富於詩者也其學富故出語邁李杜其才富故落筆無古今而又家本富豪少掇巍科遂入詞館其年富出宰上元其力富未幾卽築室于江陵名曰隨園其一切飲食起居無不豐贍以是發而爲詩其富豈可及乎夫世之所謂窮而工詩者吾知之矣諸子百家束之高閣此腹之窮也詹詹小言不見江河此眼之窮也而又藁門圭竇藜藿不充以是爲詩其學不足以贍其用其才不足以達其辭猶之室如懸磬家無儋石升其堂則聊蔽風雨而已視其身則捉衿見肘而已以是爲工非俗卽鄙非怪卽誕豈尚有黃鐘大呂之音清廟明堂

之響出于其中哉夫以子才先生才學如此之富何不使之身居廊廟黼黻皇猷燕許文章姚宋事業必有倖然可觀者而顧使之終老園圃嘯傲林泉慷慨抑揚凌轅百代自成一家是豈天之愛之欲其專力于詩以成其名故使壽登耄耄使得罄其懷抱乎知先生亦必不以彼而易此也予幼隨先君宦浙得其制藝伏而讀之不忍釋手後從內翰程魚門處得其小倉山房詩集亦伏而讀之不忍釋手適余有粵東提學之命不敢自秘因梓而行之以爲多士式諸生勉乎哉余詩不足學諸生其學袁詩可也

張鶴林詩集序

詩雖發於情而實本于性性不篤者情不真也吾同年友鶴林篤於性者也其爲人冲和澹雅使人望之如瀾瀾于頃之波可望而不可卽而其與人談論往古及天下之事則又踔厲風發率屈座人嗟乎何多才也此豈但學力成之要所謂篤于性矣乃以如此之才而卒不永年偃蹇一官以沒臨沒謂其子鑑曰吾詩必使雨邨爲序雨村知余者余旣慟哭之卽索其生平所爲詩而歸以吾友居嘗獨以余爲能詩退朝歸院必以一篇相質祈必當意而止而遺言又諄諄爲囑故余亦毅然以

自任也余時以艱守京師掘揣先人後事適選本朝蜀詩名曰蜀雅拔其尤者入集中其餘編次成卷分詩集十卷文集二卷館課存藁十卷制藝二卷余亦不日歸甲懼其散失爲弁數言以授其子鑑戒之曰此爾先人嘔心錦囊也善守之嗟乎子敬人棄俱亡矣青燈一卷念我良友已從地下修文淚潄潄何如也夫以吾友如此之天性使假之年吾烏能測其學之所到而卽此殘篇斷簡已似珠光劍氣照耀人間則更數千百年其不埋沒於荒烟蔓草可知也猶憶曩昔聚首館閣日與姜松亭孟鷺洲諸同年酒酣耳熱捉筆賦詩一時豪邁

之氣直謂君致身富貴片刻事耳曾幾何時而竟沮喪
至此哉嗚呼本爲序君詩而言至此聲淚俱下忽不自
知其又爲祭君文也

雲谷詩草序

詩也者人之性情也人之性情稟乎五行五行者金木
水火土也在天爲五星在地爲五方在時爲五德在人
爲五常發於文章爲五色播於音律爲五聲而總其精
氣之用謂之五行五行者互相生而間相勝也然亦各
有體用焉澄澈流衍水之體也漂流沒溺水之用也光
顯炳明火之體也燔燎焦然火之用也長短曲直木之

體也幹舉機發木之用也從革堅剛金之體也鋒刃鉅
利金之用也敦靜安鎮土之體也含垢匿穢爲萬化母
土之德也土在中央主含萬物故言德土之爲言吐也
故人發而爲言吐而爲詩莫不各肖水火木金土之性
情而所本亦殊焉本於水者其詩漂流沒溺本於火者
其詩燔燎焦然本於木者其詩幹舉機發本於金者其
詩鋒刃鉅利惟本於土者其詩敦靜安鎮而能含萬物
爲萬化母廣漢張雲谷名邦伸者余同年姻家也爲人
敦靜安鎮得於土之德爲多故其待人也以忠以信處
事也必敬必恭由己卯孝廉歷宰襄城固始實心實政

孚及豚魚者孚萬民誠已誠人格及鬼神者格造化故其發而爲詩無非勸善規過激濁揚清義取關乎風化而不以剪紅刻翠爲工詞取通乎賢愚而不以風雲月露爲巧初讀之若無一奇字異句足以動人而細味之則興觀羣怨無不包焉此非謂能含萬物而爲萬化母哉吾故曰得於土之德爲多也讀其詩而凡體乎水火木金者胥拜下風矣其仲子玉溪吾壻也其詩踔厲風發直邁前人而忠厚和平似不及焉持此以質雲谷其謂吾言爲然乎

南遊集序

吳越余舊遊地也少有山水之興曾省視先大夫于餘姚出巴峽至夏日過九江歷五湖棹闖閩渡錢塘于山陰日與東南文士相追逐每憶前遊未嘗不魂夢于吳越間也余弟墨莊甲辰由翰林予假復作吳越遊所過必紀以詩名曰南遊集藏之篋衍未得見也戊申春丁叔父艱今年三月始扶櫬歸里乃以相示閱之則如牛磨團團皆踏余陳迹而東南山水盡入毫端所與交遊又半出先大夫之門余老不能再遊見詩如再遊也吾蜀詩大半以眉山爲宗而先大夫尤有酷嗜能背誦子瞻全集教子姪輩口講手畫莫不以全集授受墨

莊尤久炙于春風中者以故作爲詩章頗得汪洋灑漢之觀不數年與弟鳧塘俱先後成進士入翰林皆由此也然子瞻困而能亨海外之言無不逍遙自得墨莊以菽水之故有逆于胷怍怍然一寓之于言此與了瞻之空洞無物又有異焉何也子瞻與墨莊所處之時不同也夫懽愉之詞難工而愁苦之言易好窮人之詩固然然弟固史官也昔太史公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講業齊魯過梁楚以歸於是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畧邛笮昆明還報命今卷中臚陳皆其地也他日復起登朝藉閱歷以廣見聞揆天廷而敷文藻高文典冊蔚爲

國華不惟媿美龍門且頡頏司馬豈終於窮乎區區子瞻又何足多學也

鳧塘集序

人喜則思陶陶斯咏故咏詩主陶情而作詩由陶甄今之善爲陶者莫過於饒然有八法焉一曰采石饒窯陶上以所門爲上品若用高嶺則質不純正矣二曰鍊泥以缸浸泥細濾入絹以作胚胎若不澄淨則色不滋潤矣三曰配釉釉貴純粹無灰不成灰出平樂鍊以鳳尾草和泥成漿泥十灰一若泥少灰多則光不鮮瑩矣四曰護匣瓷坯宜淨一粘泥滓卽成斑駁揀黑黃沙畧加鏤

削燒過護坏若不護入火則乘不受治矣五曰定模博
埴之法器中膊豆中縣卽今模子必須與原樣相似若
無規範則式不畫一矣六曰車圓器制不一圓者如盤
盥鐘碟博泥置盤以竹撥輸隨手拉坏自然如意如手
法稍滯則形不圓轉矣七曰琢器方者如瓶壘尊彝凡
有稜角壓成刀截爲段當角者廉之當折者挫之然後
選式付匠若彌縫不周則工不渾成矣八曰選青瓷器
悉藉青料采紹興金華諸山名曰頂圓子黑綠潤澤全
者爲上若選料不精則器不完全矣非陶有之作詩亦
然詩尤甚於陶也采之三百漢魏六朝騷選以立其基

此詩中之采石也加以淘磨精液簡鍊鎔鑄以利其用
此詩中之鍊泥也本乎左傳史記莊老諸子以擷其精
此詩中之配釉也去其粗率俚俗不切陳言以嚴其範
此詩中之護匣也參于陶謝徐庾李杜韓蘇以立其格
此詩中之定模也凡悲懽愁樂鳥獸草木各肖其題而
不粘滯此詩中之車圓也凡雕詞琢句長篇短什必極
其巧而不傷雅此詩中之琢器也詩以氣爲主而尤貴
有色老杜曰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氣也小杜曰高
摘屈宋艷濃薰班馬香色也此詩中之選青也五色雕
鏤而無奇氣以行之名曰餽餉一氣呵成而無采色以

麗之名曰淡薄淡薄者容有味而餽餽者必無神與其
餽餽不如其淡薄也鳧塘之詩深知詩者也自少而壯
自朝廟而江湖律則曼玉敲金古則橫空盤硬喜則和
風甘雨悲則嚙雪咀霜有王孟韋柳之醇古澹腴無盧
李孟賈之險僻古怪蓋其天資學力二者兼到陶鎔于
諸大家而又加以鼓鑄萬彙每有吟詠無不振之以聲
氣敷之以彩色譬之于陶則八法皆備求所謂不純止
滋潤光營受治畫一圓轉渾成完全者殆無一焉又何
有淡薄餽餽之謂乎是能陶彙萬物者也故與之諒陶
知陶者可與讀此詩矣

明農初稿集序

日月星辰天文也而絺乎旂裳毘蟲鳥獸地文也而上
乎爨鼎徐方之七于侯社夏翟之羽于旌旄登龍於章
升玉於藻白工婦人彫礪染練以供宗廟祭祀之文何
者取精多而用物宏也詩文之道亦然今之唾六朝者
率曰綺曰靡夫所惡乎綺靡爲其淫色盡聲柔而鮮振
也若啓朝華披夕秀樹丰骨於選言之路亦何害乎其
綺靡乎司馬之文如天以其神全也班固之文如地以
其氣厚也朴楚亭東方之麗於文者也其人短小勁稜
才情蓬勃上探騷選旁採百家故其爲文詞有如星光

如貝氣之采焉有如屯雲如久陰之色焉有如春陽如火藻者焉有如海運震怒動蕩怪異百出者焉豈非天下之奇文哉然而白振者無力終知者甚稀萬里之外以求序於余豈所謂獲於天而不獲於人乎夫古之爲文詞者欲使聞之而必行觀之而必蹈散之汪洋以爲道演之浸淫以及物不爲之抉微而索幽後之學者從何行之而蹈之哉余故序之亦所以抉微而索幽也

薑山集序

詩非出於情之難出於情而不失其正之爲難三百篇多出於委巷與婦女之口其人初未嘗學其辭頗足爲

法何也情之正也漢魏以來作詩者體裁不一務爲靡綺而去古愈遠唯晉之陶靖節和平淡遠爲千古學詩之宗後之王孟韋柳各得其一體而終失其自然之音香山之擬東坡之和蓋又遠矣信乎作詩之難也豈非不得夫情之正之故乎吾獨於薑山稿而竊嘆靖節之去人未遠也其爲詩也可樂可觀而無淫詞可哀可歌而無怨詞鋪錦列綉而不失於綺長江大河而不失於濫灑灑乎一出於情之正焉今試讀其句如攜筇出柴門微雨過平陸川塗暖新晴墟里翳嘉木家住碧溪頭日夕溪風急修林不逢人水口鷺鷥立豆人立沙岸柳

陰喚津船數點洲邊火遙知估客舷篙子宿寒雨夜聞
蓬底語朝來兩岸樹不見停舟處松下斷人蹤小逕明
殘雪千峯落日明人烟淡初夕如此例者實得淵明目
然之趣余尤愛之以其不事雕鏤而得乎情之正也太
美不和太音聲希此之謂也余不復窺其全豹而所見
已如此所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者乎後之讀葦山集
者卽謂之讀陶集可也

謝小樓吟稿序

賢父不如賢母何也父賢未必朝夕得以課兒母賢則
終身可以教子也何以見之于劉氏母子見之戊戌春

余首試端州得陽春弟子員劉世馨卷喜其學有淵源
爲錄其案首今春將試海南道過端州劉生來謁舟次
並呈其母節婦謝小樓詩集請并言于予閱其詩冲容
大雅淘寫性天非塗脂抹粉作閨闈兒女態者比詢之
乃知爲名解元謝仲玩之女隨其父遍粵東泛重溟歷
珠崖如近則廣之越王臺惠之西湖其足擴充耳目抒
發心胸者罔不觸其詩思攄其懷抱則詩之生於情亦
由境之有以啟其情也然則其母之松栢其節操而又
斧藻其詞賦非其得之庭訓者爲多乎倘使其父尙存
未必如其母之婉婉聽從以迄于成名也余故曰有賢

父不如賢母也俗儒嘗言女子不當學詩不知三百篇半出於婦人女子而刪詩者獨存之以垂後世此事豈鯁生陋儒之所知乎其母之詩既有師承而又以所學教其子子深為劉生幸其有賢母也而且嘉劉生之能孝其母也劉生勉乎哉無負賢母厚望焉可也

童山文集卷六

綿州李調元雨村

序

通州志序

通州為畿東首衝拱抱 神京上振關塞下控徐兗地
大物博襟帶千里而城東潞水滙諸湖河白河諸水皆
由直沽至運河以入於海是以四方貢獻之借來與夫
萬國冠裳之走集無不畢滙于是焉我 朝 皇都建
極 聖聖相承重熙累洽凡夫墳壤原隰魚鹽畜擾
以及男女種藝之經較職方氏幽州之域奚翅什百倍

童山文集 卷六
之然而經制既久沿革滋多自建立郡縣以來其間政
教之得失民氣之盛衰川賦力役之輕重不有志載何
以首風按通於漢爲潞縣遼置郡陰迄 世祖章皇
帝始廢縣入州州向無志康熙十二年 詔徵郡縣志
以備輿圖之纂守者削藁以呈丁丑間吳牧存禮始編
校付刻迄今又數十年矣比歲以來 上命儒臣卽朱
彝尊之舊纂輯曰下舊聞考自 王都以及郊圻無不
具載通爲近郊紀注必詳尤宜首自爲志矣然而國家
畿甸之大凡州志內之纖悉身爲民牧而令一州之山
川風上物數方名若隔膜而不相知可乎况乎 翠華

時臨 宸章渙汗其足以光簡冊而示來茲者抑又多
也弟三輔繁劇號稱難治而通廣亘二百餘里簿書填
委不遑啓居使素乏幹濟之才馴擾之法方恐披星而
出戴月而入猶慮日力之不給也雖欲志得乎高君天
鳳來牧此州政通民樂慨然以修舉廢墜爲己任繼乃
徵文考獻編葺成篇書成問序于余余惟古者天子諸
侯皆有史周禮外史掌四方之志保章氏以星土辨九
州之疆域皆有分野以觀妖祥則夫志也者所以載治
忽而重官守也通當析木之津八尾三度史記稱其民
刁悍與代俗相侔韓昌黎又謂多感慨悲歌之士余忝

監司此土留心廉察而見夫風雅樸茂蹈禮義而服聲
教與舊所傳迥異者則又涵濡 聖化鼓舞作興非必
舊志之所得而域也推斯意也利必興弊必除壅者疏
滯者出無不可按志而求之則卽以此志爲勸治之書
可也

盤山十六寺紀序

盤山在通永道之薊州距 京師百八十里出京四十
里至通州渡惠河二十里至燕郊二十里至夏店三十
里至三河縣二十里至段家嶺五十里至公樂澗歷長
嶺至亂石邨入山山北面最峭無路可登路在山南有

東西中三路東路由亂石邨經瞭甲石至甘露菴後岐
爲二西北折爲青溝迤東則由多寶佛塔過版舖上舍
利塔中路由蓮花池人山望天成寺逾歡喜嶺至衛公
菴東折與青溝匯上舍利塔西路有大嶺入山經雙峰
寺歷茶子菴過將軍石上舍利塔凡各路皆止于舍利
塔者蓋山之絕頂處也山舊名四正一名徐無魏田疇
隱居於此故又名田盤山不曰田盤而曰盤山者亦猶
匡廬之謂廬山太華之謂華山也其山西連太行南際
滄溟北負長城東距碣石瓣襲遙攢開豁呈露實仙佛
之勝區乾坤之壯觀也舊云七十二座有名菴今已半

廢最著者惟十六寺十六寺者感化寺千相寺少陵寺
古中盤雲淨寺東竺菴上方寺雲罩寺盤谷寺萬松寺
青峯寺法藏寺雙峯寺西甘澗淨土菴東甘澗觀音菴
天成寺皆 皇上臨幸盤山時 駐蹕之所也寺各
踞山之勝此外菴院雖多可領其要矣今年春三月三
日恭逢 聖駕重臨薊爲余所屬地凡道路之掃除橋
梁之修葺以及寺觀丹漆黝堊之觀例得督同領辦先
期閱 視遂得周旋十六寺間者累日恭遇 宸章敬
謹登記其他古蹟名勝碑碣物產亦隨令小吏鈔之分
綴木寺之下至 行宮八景係 內府司掌非外吏所

能到故不具例按盤山新舊各志於諸地里人物分門
別戶閱者茫然不得其要今以寺統之以便觀覽或觀
斯土者所有事乎

灼龜序

古者大事卜小事筮卜法見周禮筮法見周易故筮之
撰著尙可稽而卜之灼龜久不傳按灼龜之法古謂之
爇契周禮華氏掌其爇契凡卜以明火爇爇遂歛其爇
契以授卜師使役之爇謂爇灼龜之木也契謂契龜之
鑿也士喪禮曰楚焯置于爇卽契也詩云爇契我龜是
也所謂灼龜也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

右皆視龜之腹骨近足其部高者以火灼之所謂卜大封則眡高作龜也龜既灼矣而兆作焉兆者灼龜發于火其形可占也太卜三兆之濼一曰玉兆謂文如玉膚也屬陽二曰瓦兆謂暴裂如瓦解也屬陰三曰原兆謂拆裂如原田也陰陽雜其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每體十繇體有五色又重之以龜坼所謂體龜之金木火土也所謂頌卽繇也如夏石鐻鼎繇曰逢逢白雲懿氏占繇曰鳳凰于飛之類是也五色者洪範所謂雨霽圓蟲尅之類是也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體兆象色兆氣墨兆廣坼兆壘壘者如玉之坼也

四者各不同既有體色則因之以兆象氣廣學也兆微而不可辨故曰揚火作龜以致其墨則可辨也然又必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首爲上尾爲下左爲陽右爲陰上下左右辨則四兆可知矣此灼龜之法之大畧也上古以來有謂玉兆爲帝顓頊瓦兆爲帝堯原兆爲有周近師又謂玉兆爲夏瓦兆爲殷者今皆不可考矣卽百有二十之體千有二百之頌皆三代占詞之目今亦不可得而聞矣古者作事不憚一已之思慮明則謀之人幽則謀之鬼蓋兢兢業業焉而尤莫謹于征代之事故其所以作龜而命之者有八首

曰征征謂征伐人也若吳伐楚楚司馬子魚卜戰龜曰
尙大克之吉是也然此法也見之於經不爲備而今浸
失其傳卽有傳者亦不灼照而數計求神而明之者殆
難其人乎西蜀劉君仕偉字鼎隅今之君平也凡陰陽
術數諸子百家之書無所不覽以武黃甲起家仕至寧
武叅將會從威信公出征金川幃幄之中歷有占驗無
不奇效岳公每神其術以是征伐罔不與謀今年八十
有三矣優游林下鬢髮初白目光炯炯步履如飛類有
道者一日相晤于都城挾其所著灼龜一書而示余曰
此古焦契法也與筮並垂而筮短龜長術亡可惜偉奉

威信公指授得于殘編斷簡中拾其遺法旁採諸書細
加修葺繪圖呈像以補不逮蓋嘔心血者半生于茲矣
乞一言以弁余惟占卜之書惟龜最古亦惟龜最靈大
而言之河出圖洛出書皆是道也擴而充之太極生兩
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皆是道也所謂一以貫之
也劉子旣神悟其旨皆歸實用故廣爲河洛理氣支干
納甲諸說皆娓娓數千百言無不探天根而躡月窟而
又不肯自秘其術宣其奧以示後人其功豈尠乎余故
爲備採古書灼龜之原委以書其端使閱者得以引經
据古與此書相考證不至流爲畫家之支離則焦契之

山文集卷六
六
汰不昭然再見于今日乎余今年亦半百矣以視劉君
猶爲後生可畏顧性剛才拙與物多忤學道未聞動輒
得咎今雖逍遙山水而忽忽不樂意者尙有未定之升
沉乎幸遇君平煩爲一灼以代三年之艾

丁氏族譜序

丁氏族譜者余友丁君宏道之家譜也名輝潼川涪城
壩人事母以孝聞曾受業於先大夫 石亭公門下爲
人倜儻有才余每兄事之今亦老矣家居病目余歸田
賜曾兩造其廬訪之年來久無音耗矣忽遣人以族譜
來乞序于余余閱之慨然嘆曰孝子之用心固若是乎

以積善之家重以良友之託不序之不可也丁氏出自
姜姓藝文志有丁子著兵書漢末南郡太守丁遵因官
家焉故望出濟陽漢儒林傳濟陽丁寬之後望出陳郡
又丁固夢松生腹上爲三公後漢末有丁原晉秦州刺
史丁聿又望出譙國扶風曹世叔子婦丁氏作曹大家
桓元叅軍丁赤又望出西河是丁氏之爲著族舊矣今
覽譜內所載自鳳丹公先人于明季始由楚遷于蜀之
梓州今爲潼川郡族姓蕃衍人呼爲丁家溝則又望著
潼川矣繼而獻賊屠蜀始漸移涪城家焉潼川之族其
先之原委已不可詰而大要皆濟陽陳郡譙國西河四

大著族之裔也先者固不可考矣今不爲之考則後者益無所考矣譜之作所以備子孫之考也今之作譜者親親之義少而貴貴之義多軒羲以還誰無姓氏必取古聖先賢以爲鼻祖而名公鉅卿悉羅而置之譜中是何異寫照者非其所欲寫之人而子若孫猶對之而泣且啼也吾不知其淚之何從矣今觀譜系則斷自鳳丹公以爲高祖而荒渺無稽者一概不錄卽濟陽陳郡譙國西河亦不混填一人何也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故人道親親也禮曰親親以三爲上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

而親畢矣圖之有五世也始于歐陽文忠公一五世之終卽二五世之始其實九世也何也人之最親者上父卜子與已爲三而已以已親父而知父之親其父以已親子而知子之親其子則以三爲五焉又以五推之則由已而上五卽高祖下五及元孫則以五爲九焉旣由父而上殺之至于高祖由子而下殺之至于元孫及由兄弟而旁殺之至于羣從縱橫斜曲皆爲五服而親盡矣五服者五世之所由助也人生百行莫大于孝今舉高祖以下一支分條理于圖中使後世子孫油然而藹然而知祖功之有自可不謂孝乎又于凡例聲明條約

重祭祀明喪服敦孝弟別親疎分嫡庶辨擇繼嚴配合周貧卹寡長幼井然皆孝思之所出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後之人讀此譜者亦可以油然而生孝子之心矣

續修族譜序

庚午之歲吾父將謁選吏部手訂族譜一卷命調元繕寫藏于家調元時年未冠雖粗知其梗概而猶未得其要領厥後吾父歷官浙東西更三大縣政務紛繁調元亦受學官齋焚膏繼晷窮年兀兀族譜之刻未遑及也茲吾父丁先大父憂回籍守制欲更訂是編以登梨

棗而又重以先大父窀穸之事與夫祠堂祭田之舉日夜營辦未暇秉筆爰以藏本付調元續而成之其中一切事例俱仍其舊所增者惟是數年新添丁男及聖天子推恩兩代榮封之盛典調元謹書而備錄爾夫祖有德宗有功根之深者其未必大理固然矣然古人所謂有子有孫者非沾沾焉保其田廬耽於逸樂而遂可云無墜家聲也念先人積累之厚以貽厥子孫爲子孫者一舉一動不忘舊德一飲一食務稟先型忠厚之傳祖宗肇於始科甲之盛子孫繼於後斯稱善矣調元懼未能然有志焉願與諸昆弟共勉之也

贗書錄序

藏書必辨贗贗者非真之謂也古贗作鴈韓非子說林篇曰齊代魯索讒鼎魯以鴈往齊人曰鴈也魯人曰真也世遂以物之假者爲鴈而韻會諸書加貝作贗考韓退之詩居然見真贗則唐以前已作贗矣余自入官來卽好聚書通籍後由翰林歷官外道所至皆于文章有緣數十年來所購所抄不下億萬卷近者 聖天子宏開四庫全書天下之書全集凡各省採進本及永樂大典副本爲坊間所寫以售者及借寫館閣諸同人家藏者及余家藏爲外間所未有者莫不借觀而寶藏之今

合貯一樓題曰萬卷樓擁書而坐不啻百城亦可以消遣閒居之樂矣然積之多者而真鴈生焉不一一別白而定其僞則不且爲齊人所笑乎爰謹遵 欽定四

庫全書存目內凡諸僞書俱行擇出另爲一冊依經史子集分爲四部各以類從復取各家書目據所見所聞詳加證辨名曰鴈書錄庶乎真珠之盤不至有魚目之混亦藏書之家所必資考訂也蘇子瞻有言觀書眼如月鑄隙靡不照信斯言也亦何致爲魯人之鴈所賣也

萬卷樓方序

東坡雜著多寫藥方見于坡集及蘇沈良方皆非世俗

醫家仲景東垣之所製方也宋沈括言予治方最久有方之良者輒爲疏之世之爲方者稱其治效嘗多過實千金別後之類尤多溢言使人不復敢信予所謂良方者必目覩其驗始著于篇聞不預也蓋古人非自驗之方必不記之於集故明焦澹園欲集古雜記中諸藥方爲一書者良以此也惜乎其書未成僅見于筆乘數十條竟無人續之善乎周子櫟園之言曰若能推廣各分症類都爲一集勝刻快書清紀諸鄙俚無用之書多矣余家故多藏書有志焉而未逮今年秋偶患瘧靜養因憶此言輒集古諸說部書中藥方摘錄分門以便繙閱

而尤以蘇沈良方爲鼻祖以抄于萬卷樓中故名萬卷樓方杜甫云多病所需惟藥物非特免周子之誦亦養生之道也

嶺雲詩集序

詩以唐爲主今人言詩多趨于新然新矣而失之巧多好爲異然異矣而失之尖尖與新蘊于胷思以追唐而去唐愈遠則皆詩之岐路而非詩之正架也余弟振青字鶴林湯陰人工于墨蘭人爭求之奉爲至寶其石刻蘭譜摹揚者幾遍天下詩其餘事也然不作則已作則必力追唐賢余與鶴林交十年于墨蘭久已入室而聞

其香矣而于詩獨見秋螢草已摘其落葉句入余雨村詩話所謂黃帶夕陽迷古渡紅飄野燒度江村是也今乃得見所寄嶺雲集讀之高者力趨王維次亦不下許渾乃知其詩又出墨蘭之上賢者不可測固如是夫其曰嶺雲蓋取止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之意也亦可以知其人品之高矣晚寓錦城偶得痺疾將歸中州屬余爲序予亦以老病手戰不能備書姑擇其精警者圈出之各加評騭于上以記梗概杜老不云乎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鶴林精于此道者諒必自知之而自擇之又何俟借老人之一言以爲論定也哉

戰國春秋序

讀春秋左傳至魯哀公而止而哀公以後之事不載焉讀戰國策至周安王而起而安王以前之事不載焉此戰國春秋之所由作也其事採之史記而年月日間有脫誤者則考之通鑑以正之其例本之綱目而瑣屑事有遺闕者則稽之年表以補之然不敢妄增一字也自魯哀公後接魯悼公而起左傳哀公二十七年終此卽悼公之元年也周王自左傳貞定王元年而終此卽貞定王之二年也體本編年參以綱目但編年則事多從簡綱目又刪削太嚴茲則照馬氏釋史之例凡諸子百

家之書胥分年採入焉以備觀覽而採入者如史記戰
國策及諸子百家之文皆分年全錄焉以便誦讀雖備
戰國之史事實選戰國之古文也其事自周至秦滅國
而止而漢不錄焉蓋書以續周魯哀公故訖止於周而
於魯之亡卽附以秦者秦亦周之列國也書成自悼公
起至頃公止共九公亦分爲十七卷名曰戰國春秋春
秋之名似於僭經古人所譏然孔子順於虞氏春秋及
晏子春秋之類已辨之詳矣茲不贅辨蓋亦仍用綱目
之義其高一字者爲綱低一字者爲目以其似續春秋
然故亦曰春秋云爾

神譜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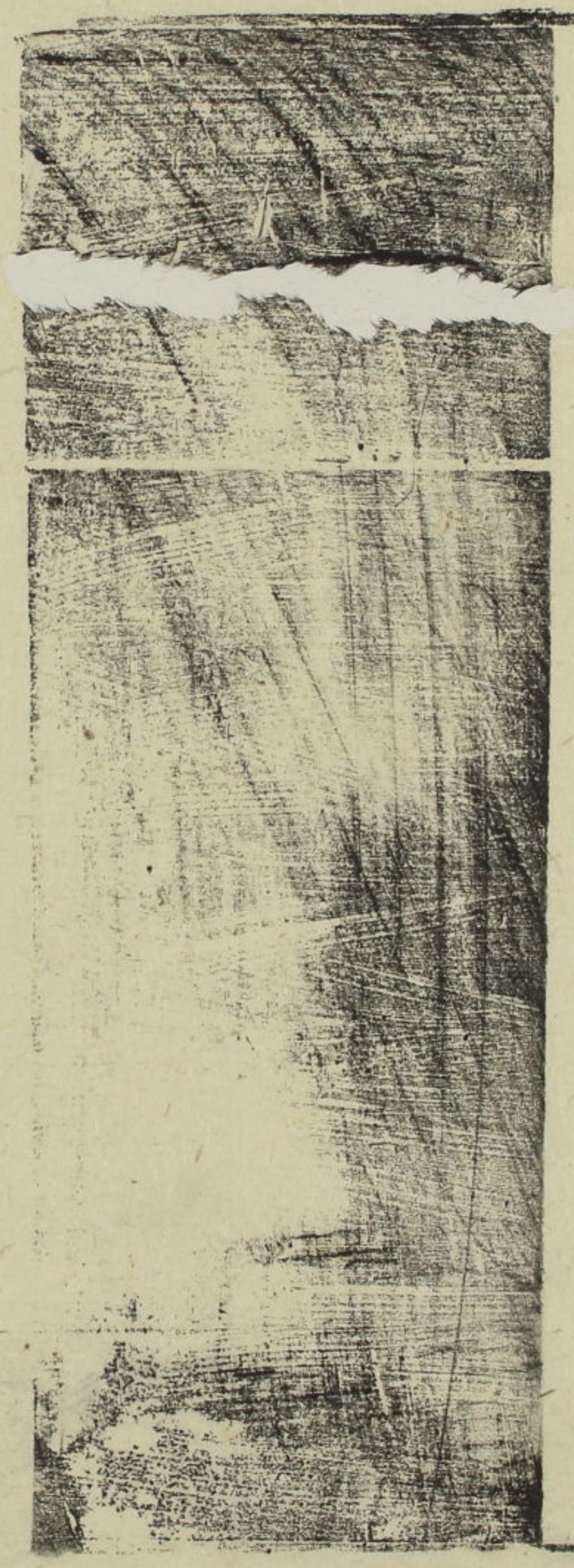
子罕言命而世人多言是不知命也子路請禱而子言
久禱是安命也今世之事於神者多矣蓋其意謂神可
以禍福於人也夫神未嘗能禍福於人也神若能禍福
於人王莽僭而何不殺之董卓亂而何不戮之堯舜將
崩而何不生之桀紂將亡何不救之以是言之神之於
人也世之將興則福於人世之將亂則禍於人神人之
道固與時爲升降也是則人所謂神非神自神也然廟
食之神亦有至靈者先正謂其浸久亦散豈神亦有氣
數歟大抵民間神廟至靈者無非人心所感人心一移

靈響隨息所謂生之則神死之則不神也如廟占山水嚴惡之處則神多靈而在鄉村平衍之間則反是又如同是廟同是一神各相去里所而神有靈有不靈何也地氣所致地之氣固不能無盛衰時也朱子語錄曰先生每見世俗神廟可怪事必問其處形勢如何可見地氣所關固如此也然不但人之窮達有命卽神之窮達亦有命如古今來神亦多矣自孔子歷代崇封各府州城縣俱設交廟祀之固諸神所不及此外惟關壯繆除勅建廟祀外山陬海澨人跡所到之處大小無不有廟較之諸神是亦有幸有不幸焉豈非神之命也近日趙

雲松先生有詩云六朝前祠廟多祀城陽王蔣侯加帝稱亨之如明堂其次項羽神下山赫烝嘗後來時代改氣燄皆消亡乃有關壯繆威靈久始彰雕績崇像設面赤長髯蒼婦孺盡膜拜血食偏八荒惟公秉忠義固與日月光然古烈丈夫屈指難具詳彼皆就湮沒此獨垂無疆鬼神亦聽運何況人行藏正謂此也至于神之封號歷代帝王皆有而莫盛於宋自真宗崇信道教其臣如蔡京輩從而附和之宮觀寺院少有不賜名額鬼神少有不封爵號者自大中祥符以來東封既崇封爵遂濫凡天下神祇古今義烈咸降勅進封或奉冊尊號當

時中書省官一半歲月與鬼神幹事史稱君臣若狂是也延于南渡歲月無虛及至前元濫觴益甚岳岱皆帝川瀆同王瀆典紊藝莫此爲極明太祖既一天下悉令革去山川仍其本號岳瀆城隍土隅俱令毀壞而有司奉行未盡尙存塑像延及嘉靖更揚道教加以嚴嵩等附和清醮其時奸道輩始倡其說作封神傳小說演義布刊坊間流俗傳播據信爲實不知古來各代俱有封神不止一時亦不出一人也余生長鄉村見每邑歲時烝嘗非然飲食山川鬼神動至大牲及問封號俱茫然莫曉覈其祭辰亦相沿多舛因思論語季路問事神之

意追其原本仿天官地理志以爲此書名曰神譜以曾封者列于前而未封者附于後庶幾後之人有所稽考云爾嗟乎不述先人封祀鬼神之始則其理不明不述今人淫祀妖怪之由則其疑難釋至干盡人事以聽天命則亦無以易于敬鬼神而遠之而已矣



童山文集卷七

綿州李調元雨村

記一

文選司廳壁記

六部之事最繁劇者無如銓曹每日早饒畢即駕至司
堂同司九人皆先後到後到者拱先到即坐坐則吏抱
牘而前官濡硃墨以待隨批隨點若閱則堆簿板上積
若磴梯其或有當奏議事則當案吏俱至前一時但聞
說稿聲對本聲而各省官有赴部帶領引見者例須驗
到則又聞唱名聲闕然一堂自晨至午乃稍歇同人始



聞笑語聲矣中有印官者又空然持黃盒上堂請驗封
則當直官微頷首印官卽去封執印挺胸立須臾本司
及考功稽勲驗封書吏各執文書蜂擁至鞞然皆印聲
矣同官有事不能候者率先退去而當直者未也印畢
一書吏來稟曰明日奏某事須早起則獨留後對摺斯
時空庭人稀唯聞鳥雀聲矣將暮吏始持摺對有脫誤
則空補改頁又需時旣不誤矣始急急出署頂城門歸
至家則已昏黑矣始食斯時家人團團之樂未嘗無有
而杯酒片談中已鹿鹿然奏事之事撞心頭也見燈卽
倒床卧卧苦不熟至四鼓鷄將鳴卽呼家人起籠火煮

粥御者亦先駕車門外官起盥洗畢卽食食未畢而家
人報五鼓矣卽踉蹌上車車燈籠上黑書吏部兩字隨
人旁持右簷御者喝騾行卽雷聲鞞鞞走前後車相接
其星光上下半皆各衙門奏事官車燈籠也至前門則
尙早門未啓假寐車中見有遠燈一竿類八卦勢上書
牛乳二字買啖之頗足御寒少焉聞唱道聲則大轎至
門乃啓衆官車以次啣尾而入至東華門則吏已抱黃
摺匣候至上諭館卽覓一燭又詳視摺內恐有倒置
錯誤隨人以碗泡茶飲訖卽進宮門螭頭下鵠立又
須東望以伺本部堂官絡續至皆照面則又向螭頭下

童山文集卷七
鵠立有頃 黃門官皆到立 宮門前收摺則有筆帖
式趨報堂官皆來 宮門外以次遞進黃門問堂官不
能對司官從旁述所奏事遞畢始稍自寬而東方已一
線微白矣遇引 見日則同司掌印率各官雁行而進
立軍機處 見中堂白誦脚色誦畢當直者引至隙地
演 朝 見儀有頃 上登殿矣摺子出矣當直者領
摺而同司諸人各持絲頭籤又雁行而進 上在何
宮何 殿則有內監指示斯時漸近 天顏各皆屏
息警類不聞矣引 見畢司官又帶各官趨出立階
下俟 命少焉 旨意出各官始散去而當直未也

出袖中稿紙珥筆寫 旨意送中堂閱閱無舛請中堂
明日述旨則司官另一人事也司官始逡巡而出仍由
太和左前門至上諭館隨人又以一泡茶進飲訖
或車在 長安門外者則由 午門旁出有車在 東
華門外者則由東出先後皆至部中坐衙有堂官至則
又議明日所奏之事四司皆上堂吏部堂卽藤花廳也
藤陰之下冠佩濟濟以次回稿畢始歸司堂食食皆買
有欠責卽坐扣月支錢食畢仍辦事事完乃退此在內
大畧也若春夏 上在圓明園則起更早歸更晚不
及到署矣若夫雨泥之濡濕暑熱之蒸薰則自分內事

童山文集 卷七
非可以言苦也嗟夫服古入官必有可以建白于吾
君襄贊于吾相者以利天下以濟民生乃不忤於人
不愧於天僅忽忽焉旅進旅退而遂爲足膺繁劇之地
乎詩曰不素餐兮孰大於是願與諸君子共勉之也

看雲樓記

宣武門東梁家園舊爲山左李少農基宅名滴翠園有
石池亭臺之勝以事敗地今爲瓦礫場矣乙酉官起房
以便民居秋末落成房在麻線衚衕西口而東南地勢
稍低築樓三楹當之先是京師房未有樓者茲蓋特創
也初爲中書舍人武進毛應藻所據余舊寓去樓不數

武朝夕過其下恨不作元龍高卧其間而毛余世誼也
余素喜樓居曲意過之意在暫借一登而馬矢橫積堆
草置薪刺滿人目不可耐丙戌毛登第授湖南沅陵令
將行知余心素好之也乃以授焉余得大喜鳩工先築
圍墻遶其外蓋樓下卽大道終日行人如蟻間有卧其
下者或向樓挪揄以故防護之舊無遮隔爲安欄干置
扶梯明窓淨几當中長卓上置一爐時時爇名香旁懸唐
宋字畫書數卷文房玩具畢備退食之暇則邀客或吟
詩或敲棋或飲酒各適其適無物我之間每遇春秋佳
日拓起四面軒窓出前而觀則積水成湖淼淼碧波如

在瀟湘蘆葦間由後而觀則西山爽氣如翠如螺撲人
眉宇無不萃於一樓爰家有萬卷樓故即以名名之外
懸一聯曰城外遠山如岫列樓前積水當湖看道其實
也嗟乎浮雲而視不義片雲而意俱遲登此樓者亦可
以知余意矣

來米齋記

粵東學署中九曜石山來舊矣余蒞任之始嘉水石之
清華每有餘閒未嘗不日遶百匝然按九石皆零星綴
補其刻藥洲二字以爲米書半山好事之前學使翁方
綱附會而成求其嵌崑碑兀翠澗璣璫爲南漢劉氏之

遺者僅有其八其一在藩署余因公過訪之見於二堂
東院叢篠中以磚砌臺貯之石高三尺許亦刻藥洲二
字左行書米黻題旁有小字多漫漶不可識而大書則
真米家妙墨也急榻而藏之不知何年移于藩署惜無
有大力者負之而趨徙還學署爰額余齋曰來米聊以
寓招致之意云

新修通州潞河書院碑記

地官州長之職各長其州之教考其德行道藝糾其過
惡以春秋會民而習射於序序卽今之書院也州長卽
其所教之人也漢詔郡縣立學所以祀 至聖先師

者而書院之名不著意卽納諸弟子於黌序之中而授受之不事更置堂廡後世鷺湖鹿洞與夫經義治事兩齋之名不必盡出於官然必得在上之人有以整齊而作興之則其教易行而爲化益普我國家文明化洽百有餘年天下各立義學在京有金臺書院而直隸各郡州縣自保定之蓮花書院而外俱有義學而通州爲三輔首善之次沐聖化尤近向無一定書院誠有教民之責者所急務也今年春二月恭膺簡命監司此土謁廟畢卽巡視書院所在而有司遙指東南城角上已廢之文昌閣以對因至其地則繚垣傾圮屋舍

坍塌爲知命者所弗居考州志明洪武年間州學西舊有通惠書院嘉靖四十二年知州事張守中去之就其址改建明倫堂而書院遂廢康熙二十年于公成龍牧茲土以啟聖祠西空爲諸生課文所二十五年監司宋公犛因之而州牧吳存禮又常借城西華嚴寺作義學然所謂書院實無其地也今潞河書院乃乾隆二十三年四月監司王公檢始詳明總督方觀承率東路遵化十州縣所捐九百餘金以東南城角上文昌閣爲肄業之地延庶吉士董元度爲院長一時稱盛後十餘年所捐漸次不齊故其數遞減爲八百七百至三十三

年十二月監司楊公開鼎以與其歷年不清不如減其額爲五百金尙屬衆擎易舉奉行至今然諸生以高閣臨城登陟非易且冬夏之交風寒日烈是以百無一起者而膏火束修寥寥書院之名終成空設故近年來雖延請院長每多僦屋而居又無生徒祇徇人所薦遂以五百金盡歸之蓋通州書院之雖有而實無也久矣夫有作養之人必先有作養之地九百之舊旣難驟復而就五百金計之亦必先有書院然後謀諸生膏火定院長束修此必然之理也余下帷時爰與通州牧高君籌且緩延師先謀購地於是酌算本年束修支去三百金

外尙餘二百金並請下年暫停開館便可積五百預行支出共得七百元於通永道署西偏十餘步買得陳氏絕房一所以爲基址而規模未就因自捐清俸一百金再約諸君各捐清俸共三百金交通州牧董其事鳩集工匠高其閭闔加以丹雘築大門三楹講堂三楹學舍十間內宅八間庖湑悉加修葺以本年六月初十日起工至十月初十日落成仍額之曰潞河書院而堂則曰通惠存其名皆所以不沒其舊也又就五百金稟請制憲每歲再各添捐八兩共爲五百八十兩著爲定額並開立章程於十州縣人文來通肄業者額定十名膏火

計一名每月一兩五錢共一百八十金又再定附課
十名以次充額補食其講席每歲束修膳資等項共三
百二十金三節每節金六兩又備賞花紅紙筆銀十四
兩月課湯飯銀十二兩門役一名工食銀十二兩茶夫
一名工食銀十二兩水火夫二名工食銀共十二兩每
歲束修等費俱交通州詳請給發又擇教職一員以爲
監院永遠奉行無增無減至院長爲諸生表率必得明
經行修之士乃足立坊表而資就正嗣後非由甲乙科
出身者不得輕廁非必取重於科目正以杜濫竿之漸
也恐年遠漸弛因將新建始未及捐廉諸君各章程泐

之石此亦甚盛舉也薪未易傷成功勿毀尙其共鑑此
區區之心也夫

重修安縣武廟碑記

武廟在安邑北門偏近城闌不知何時建置考邑自元
中統初安州轄神泉西昌二縣至明仍改爲縣而以神
泉爲塔水場西昌爲花街鎮屬之是廟建自前明審矣
稽明會典祠祭一條惟稱漢前將軍漢壽亭侯 關公
廟四孟歲除致祭尙未稱王而汪道昆大函集載侯追
封義勇武王而焦竑亦有正陽門關王廟碑記萬曆末
年從掌經敞太監林朝所請加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

遠鎮天尊然未有直追爲聖如我朝尊崇之甚者順治九年世宗章皇帝勅封忠義神武關聖大帝每年五月十三日遣太常致祭並頒行各省其相沿稱爲武廟者對文廟而言也然文廟祀至聖先師孔子但特建於府州縣學宮之中而武廟則凡城市村鎮人烟羃歷之處紺宇相望如水之在地中無往不有此其故何也帝之在漢也實秉火德熒感應之正大光明之氣塞於兩間如日中天重明麗正以故聆嚮萬方戶祝千古普天率土皆社而稷之視素于之特尊於學爲滋廣矣無亦正氣磅礴傳諸神明有不自

知其然而然者歟武進湯君蔣芥今之循良宰也家本江左甲科舊族深於儒術故飾於吏治者皆循良所爲其來治安邑也下車之初人號神君矣謁廟而愀然嘆規模之狹且隘也思欲擴而大之而民病是虞越二年穀順成乃與民經始自今年春三月鳩工至又七月落成余與湯君本世好舊知喜隣邑有故人登堂相訪之日適武廟上梁之時與湯君登樓共閱顧余而言曰可一言以叙顛末乎予曰唯唯神道設教古良吏所爲也吏爲親民而教民必先知明倫人倫有五君臣兄弟朋友參焉以帝之爲神也以爲人臣則盡忠以爲人弟則

盡弟以爲朋友則盡信令以教民日率諸父老子弟相與駿奔於俎豆之間以時講求人倫之理將不教而忠而弟而信其震懾於神威而親炙於教化者亦何讓乎文廟歟爰是率筆而爲之記

醒園圖記

醒園者先君之別業也其園在羅江今改綿州治之北二十里雲龍山家瑩之旁據象山之麓背西向東磐溪抱其北潺亭遶其南下卽羅江之上游其東南金頂鶴鵠諸山若屏障若几案蓋天然圖畫也始爲徐氏地戊寅春先君自宦浙憂歸以密邇家瑩故售而有之然其

時鮮嘉樹多豐草爲芻牧場舊矣先君乃遍植松栢桃李於窸然窪然若凹若凸之間作廳三楹於半山之椒曰花廳編以竹籬雜植名花異卉於其中並除箭道設庖湏以爲遊宴棲息之地外築粉垣護之命曰醒園蓋取杜少陵題瀼西新草屋第三章詩意也額爲丹徒編修王文治書然工未竟而先君以王事歿於官余以庚寅之正月旋里經營窳窳甫畢卽因其舊址各建亭於其上不一而成俱各以匾額識之其在山之最高者爲望江亭所謂一覽衆山小也其下爲萬松嶺每風颯颯而起彷彿澎湃之聲西山之陰爲放鶴亭可一望雲

龍諸山下一層有二船房左曰貯風右曰延月疊翠重
嵐最爲幽折其中爲大觀臺一園之景皆萃焉出蓬萊
門以北曰木香亭與醜醜架相對每花時芳氣襲人下
卽魚池有兩亭南曰納涼北曰非魚每五六月之交綠
柳含風坐卧終日可以忘暑稍下又爲清溪草堂春時
啼鳥遶屋桃花三兩枝令人移情其南有洗墨池上有
石亭其北則雨村書屋在焉竹竿萬个大有村落間意
其最北又有臨江閣閣後有樹根亭蓋先君安置天然
床處也天然床者本東山栢樹根高五尺廣一丈可坐
可卧以不假雕刻而水草蟲魚皆備焉故曰天然也余

嘗作歌銘以紀其事以上大率隨地布置不事粉飾而
藥欄花榭在在皆有野趣有園如此宜乎爲湖山作主
人矣而中間多故於去冬別而北上又爲草堂之靈所
竊笑然麋鹿木石癖性難醫而毀傷薪木之憂又未嘗
一日去諸懷也今年秋八月余友重慶守朱子穎以廻
避來京相晤於宣武門東之棗花齋爲道其事欣然爲
我圖之一揮卽就子穎今之大白也而其繪事亦在大
小米之間且子穎亦嘗至余家見先君曾遊醒園者故
能一一詳悉如此使見此畫者不啻身在園中而他日
入園中者亦不啻身在畫中則觀圖何必見園觀園何

必見圖乎顧作圖何必作於京也昔東坡有云余于元祐八年十一月將朝假寐夢歸穀行宅歷疏圃坐南軒見庄客數人掘地得蘆菔根煮食既覺惘然思之有文一篇以記其事南軒即先君之來風軒也故余之為此圖也思醒園抑思先君也

童山文集卷八

綿州李調元雨村

記二

什邡羅漢寺新建五百阿羅漢碑記

什邡北郭有羅漢寺肇造於唐中宗時馬祖出家之處也一時名勝為蜀中冠迨元末而寺毀明洪武四年僧會了恩重修前中後三殿正德初邑人判簿曹城復植栢三千株今山門外猶存黛色參天者是也嗣是重修者嘉靖中則御史李之珍建大藏經樓萬曆中則庠生徐應聘建大悲閣皆邑人也于是巍峩炳煥既完且美

章山文集卷八
矣崇正末遭獻賊之亂復燬於火 本朝康熙初年雲
林明地禪師始修殿三層規模麤備然所謂羅漢寺者
徒有其名而無其實卽有亦不過如他寺十八尊
而已無所謂五百羅漢也乾隆中有僧月容禪師自新
都寶光寺飛錫於茲始謀募修五百尊者相以符其實
適有工人持順治年間浙江嘉興府楞嚴寺重刻南宋
江陰軍乾明院羅漢尊號碑記將欲募塑未幾圓寂禮
汀和尚者丹徒人月容之衣盃弟子也自嘉定凌雲大
佛寺來主是寺感師志未遂又於工人處覓得五百羅
漢圖錄大喜曰是可成師之志矣立將記錄刊行以爲

塑像張本時什邡令貴州懷陽任公舒軒諱思正者素
含夙願極力懲成功未半不意任公卽世後無不慮其
難爲者而禮汀遂毅然決計不憚勞瘁募化前後得八
千餘金乃於兩廊舊基起造羅漢殿延成都塑工曹志
偉等照記圖形狀分塑兩廊共五百一十八尊於戊申
年八月起至嘉慶丁巳年四月告竣於是名與實符真
爲羅漢寺矣是役也固由禮汀誠意感孚所到樂輸而
亦由現任會稽寧公湘維名錡者繼任公後一力贊襄
其事乃克有成禮汀以衆善不可沒也欲立碑爲記並
泐輸金各紳士男女及諸山宿德姓名於碑陰以垂永

以屬余爲記竊考佛家有四果一曰斯沘洹二曰斯沘
含三曰阿那含四曰阿羅漢又有三乘一曰聲聞二曰
圓覺三曰菩薩聲聞者悟四諦而得道也圓覺者悟十
方圓覺而得道也菩薩者行六度而得道也羅漢得道
全由佛教故以聲聞爲名而凡有佛寺皆有之也初佛
既由無上法授迦葉又屬八大阿羅漢並眷屬等令
其護持所云任世十八尊者是也按佛經十六應真自
第一尊者賓度羅跋囉隋闍起至十六尊者注茶半任
迦止又合提密多羅尊者及賓頭盧尊者爲十八阿羅
漢漢圖錄賓度列第九而以九尊成博迦列第一自

當以賓度爲是所云五百阿羅漢者皆佛弟子今圖錄
所云石橋五百尊者是也涅槃經曰昔有五百商人出
海採寶值千盜攘去並剗其目有人告曰靈鷲佛氏能
救汝苦引至大林精舍佛爲說法證阿羅漢果分形顯
化按五百名位具經中繁不備錄但相傳亦有異詞如
西湖游覽志所載杭州淨慈寺塑五百阿羅漢像其第
四百二十三位阿濕毘尊者獨設一龕側身偃蹇斜目
覷人而笑婦人祈嗣者必禮此炷香不知何說今圖錄
四百二十三作最勝藏幢尊者而阿濕毘尊者位次在
二百三十一毘又作卑蓋不可深考矣又一統志言外

夷火州有靈山在土魯番西北石紋如髮番人稱爲十萬羅漢削髮涅槃之所據此則又不止五百阿羅漢矣總之阿羅漢尊者永離諸惡不受三生界也佛法所化如十大弟子十六沙彌其眷屬自九百以至九千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今禮汀爲此舉也充其善行雖白百萬俱眠阿庾多以至阿僧祇萬萬可也其功德尚可量乎其所供養又豈止什邡五百阿羅漢而已哉殿旣成禮汀又取所遺募金並馬祖殿臺井而培補之於是百廢俱興巋然爲一縣之大叢林矣馬祖者達摩祖師傳入中國之第八祖大寂禪師也名道一什邡人父

以賣簾箕爲業生於景龍三年己酉容貌奇異出家於羅漢寺後聞七祖讓大師道行甚高因往南岳詣之初至獨坐一菴惟習坐禪讓師觀其神宇有異聞其姓馬忽憶六祖有脚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之偈乃多方引導一日將磚於菴前磨馬祖問師磨作甚麼師云作鏡馬祖云輒何能成鏡師云輒旣不成鏡坐禪豈能成佛馬祖云如何卽是師云譬牛駕車車若不行打牛卽是打車卽是汝若坐佛卽是殺佛馬祖言下大悟遂以心印付祖復歸什邡羅漢寺築說法臺臺角穿一井爲衆說法大闡宗教邑人稱爲活佛中有老媪來觀云此

童山文集卷八
吾並舍馬簾箕子也何云活佛祖聞之作偈云學道不
還鄉還鄉道不香遂往江西開元寺演教於貞元四年
二月庚辰忽謂入室弟子百丈山大智曰吾至二月當
還爾其識之至期委化春秋八十唐左僕射權文公德
輿爲撰墓誌銘卽今祖殿也明庠生葛登名所建應聘
又與僧大才捐銅千金鑄馬祖真像由此遂爲馬祖道
場今禮汀復爲此舉建五百阿羅漢殿後復繼馬祖道
場千萬世後祖燈其長明矣乎余故備載其事使天下
後世仰馬祖道場者皆知爲月容弟子禮汀之力也

彰明新建雙塔記

天有缺而媧補之地有陷而鰲戴之風水有遺漏而塔
培之塔者所以培文風之不足也說文云西域名塔爲
宰堵波陸元暢謂始於周穆王遊大夏佛告鄗京古塔
多神靈所造其書荒誕不足信然據揚雄劉向言於藏
書見佛經有塔是秦漢以前已有其名矣而獨與文風
無干自唐太宗貞觀三年長安城南大慈恩寺造甄浮
圖藏釋元奘所取西域佛經時有鴈墮地而瘞之故名
鴈塔唐韋肇及第偶題名寺塔後登第者皆效之遂爲
故事是塔之與文風相關會也久矣彰明者李太白讀
書匡山處也五代唐改名昌明縣縣有山前邑侯陳君

以文風所關立木塔於上因曰塔子山木及數年而瓦木蕩然新邑侯明府馬君元龍以雲南名孝廉來撫茲邑浩然歎青蓮故里之委靡不繼也於是與廣文芮君滋乾及諸紳士傅生等商議重建而以費巨未果今歲甲寅紳士因衛藏軍需告藏餘銀五百八十五兩呈請以公濟公卽爲文塔之費不敷者量力募捐議詳旣准卽於舊趾建塔易木以石並於文廟東創修奎星閣與關廟樂樓遙映復於下游西面太華山巔亦創建一塔於上以鎖雙江之水並成兩峰之峙是役也皆明府首爲倡勸而親身監督芮君爲多功將竣首事者持馬明

府書來曰敝治文塔久傾歷歲發科寥落茲士民咸思捐貲業經告成思非鉅公鴻文不足以誌故以來告余曰余何能文但余綿人彰邑曾隸綿故沿革頗悉又丙午余曾遊其地見山巔巖而不險水澹沲而不疾其中必有中和蘊藉之士毓秀含英特未有發其光而振其氣如珠之在孕劍之在土無人闡其奇而識其氣故鬱鬱不出耳茲旣有錐子以像不律復有輪相以肖鐵輪則所謂障百川而東之廻狂瀾於旣倒者韓昌黎之功不過如是矣抑風水之說余向不信然亦有可証者吾綿自先君北路公壬戌登進上後十八年未有繼者自

趙州楊明府周冕創立文塔於南山而已卯余中鄉式登館選後戊戌甲辰兩弟鼎元驥元相繼入詞林嗣是中者絡繹不絕楊君亦雲南人也此余現身說法也今是舉也吾望彰邑科第之尤盛吾綿也且不止盛吾綿並題名鴈塔尤盛於江浙大省之多也諸生勉乎哉豪傑豈文王而後興發憤雖孔子而忘食其所憑依卽其所自爲庶無負馬明府與芮君區區屬望之苦心也夫

綿竹縣諸葛雙忠祠碑記

乾隆五十二年九月十五日余至綿竹城西與羅君欽誥謁諸葛雙忠祠得晤長老源機羅君指長老謂余曰

君亦知祠之所由創乎皆師之力也都護之墓沒于西郭之荒烟蔓草中久矣 國朝康熙五十一年雲間陸公箕永始樹碣而表之乾隆庚申聊城安公洪德復丈定界址創立新祠而祀焉嗣是歷任邑令及諸縉紳先生皆有題識黔南徐公鎮來綿復廣而新之然守祠者卒不得其人源機者縣北王氏裔也幼通禪理披剃于廣化院年方舞象又投祈祥堂鑑文和尚方丈遂悟上乘師器之薦主是祠二十五年春徐公招令拄錫師感徐公之德而憫祠之湫隘囂塵不足以妥神也乃奮志振興擴修西廡建設東廂復購羅氏治先西園一區以

廣祠基于是拜殿山門以次舉立二十八年復購治永街址在房一區以建坊表三十八年又購東園一區以成方圓遂建鐘鼓樓二座復嫌山門逼市又購趙氏房地一區使墓前隧道直達西街荆建樂樓三楹使余書山門楣曰漢諸葛都護衛父子之墓而總題曰諸葛雙忠祠共計前後歷年十二買地三區費銀二百二十五兩六錢並得西鄉李君捐田五分八釐俱經呈縣註冊皆吾師之食辛茹苦有以成之又慮其不足以壯遊觀也陸續添建迴廊庖漏甃墻砌石蒔花種竹遂爲此地叢林之冠雖由十方佈施大半出于一已解囊微師一

身荷擔焉有如是之巍煥哉請爲文以記之以不沒師之功可乎源機遜謝不敏余維諸葛武侯之在漢季也受永安之託感魚水之恩不憚鞠躬以事孱主及卒于王事囑其子孫不使內有餘粟外有餘財家風有素矣以故鄧艾入蜀父子皆冒陣而亡可不謂忠乎乃陳壽挾父髡于蜀之仇于蜀志武侯本傳則譏于治戎爲長奇謀爲短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而于都護父子則曰美聲溢譽有過其實推其意必不使武侯有孝子賢孫亦可謂小人之腹矣且以武侯三世之忠光于天壤而壽必以一人之私索垢求瘢已非人情不可近及觀

譙周本傳于勸禪之降則謂劉氏無虞一邦蒙賴皆譙之謀持議顛倒如此可不謂之穢史乎余向有讀史詩云武侯三世爲劉死陳壽私心挾父仇如此雙忠猶曲筆又將何罪問譙周蓋謂此也今聞源機之建置實爲功首而又不爲陳壽所惑直曰諸葛雙忠祠不但二公之忠魂爲之慰而武侯在天之靈亦爲之慰矣又况源機建立之功復如是之彰彰不朽哉羅君以爲然遂爲之記

重修綿竹縣岳忠武鄂王精忠觀碑記

鄂王生于相薨于杭封于鄂而戰功最著于郾故四地

皆有祠一在彰德之湯陰一在錢塘之棲霞嶺一在武昌之洪山右一在汴水之朱仙鎮此外有建者要皆王所經行地而蜀則王足跡所未至也綿竹之祠于何有原其始蓋自張魏公而來也公綿人與王同時爲將相而祠基爲南軒故里南軒公之子家藏有王送公北伐詩刻于石以亭罩之去城南二里後人遂卽其地爲精忠觀此祠所出來也顧歷年旣久廟貌傾頽辛亥夏縣尉河南李君太青蒞任展拜肅然起桑梓之敬顧狐兔而悲之爰集紳士黃多稼張鴻燾等倡輸重建變蒿萊爲榱棟易巾幘爲冕旒樓以鐘鼓垣以松栢並倣明正

德中都指揮李隆範銅爲秦檜及妻王氏像返縛跪墓
例而易以鐵置觀前但鑄秦檜而不及万俟卨張俊誅
首惡也旣成又揚湯陰石刻王楷書貽吉安劉氏墨莊
二字手蹟及隸書題許虎侯像後至德顯忠繩先啓後
八字摹泐於石尉有兄振青者工墨蘭又圖蘭數本爲
王萬代流芳寫照余爲題詩其上屬惕齋弟書于石不
期年而工畢于是王之忠魂慰而尉與諸紳之心亦慰
矣爰定以每歲二月十五日爲王賽會演劇以酬四方
攜楮帛而來祝者不下萬人今年春余將赴成都道出
綿竹適當賽時乃得觀諸金石從黃張諸君悉其顛末

並屬余爲序夫王之忠于宋也其功爲千古第一其冤
亦爲千古第一宋史本傳贊其神武類關雲長沉寃此
檀道濟可謂至矣余不具論獨念魏公于王平楊公則
曰岳侯神算也于江上會諸大帥獨稱王與韓世忠曰
可倚大事也命王屯襄陽以窺中原則曰此君素志也
是魏公于王可謂知己惜也王之被害正當公被廢二
十年之時倘使在朝必當力救斷不至坐視其死僅如
世忠所云莫須有三字何足以服天下已也今觀王送
公北伐詩亦可知誓埽仇烽力圖恢復有同志矣是此
詩實王真蹟而王孫珂金陀粹編程史及歸安茅元儀

童山文集卷八
所纂王文集俱不載亦無滿江紅一闕可知王之詞翰
遺佚者多矣猶幸有此詩刻存也考王被害後其神屢
顯一降于臨安西溪寨延紫姑神家一降于臯亭山伯
顏屯兵處一降于安陸故祠旁役人見白馬乘雲上天
種種靈異紹興末中丞汪澈宣撫荆襄故部曲合詞訟
之孝宗始以禮改葬廟于鄂號忠烈廟嘉定四年追封
鄂王今名精忠觀者以王初被捕證時裂裳示何鑄背
有精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而名也至王謚法屢更
宋淳熙六年謚武穆寶慶元年改謚忠武景定二年改
稱忠文元至正九年加封保義明洪武五年詔仍稱武

穆從祀帝王廟配享宋太祖隆慶四年詔仍謚忠武萬
歷四十三年加封三界靖魔大帝岳武王今皆稱武穆
者從其朔也而要其歸實以理宗忠武之謚爲允當時
詰詞有云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流涕藺相如身雖已
死凜然猶生又云始爲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朕獲
觀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
仍采克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壹惠特與賜謚忠
武據此當永爲定謚故題曰重修岳忠武鄂王精忠觀
云

象鼻嘴五顯廟碑記

五顯之名佛典以爲華光菩薩所化然不見於儒書惟明祝允明所著集畧有五顯記引祖殿靈應集言與天地同本始逮唐光啟降於婺源王瑜家言當血食於此於是建宇棲之宋大觀以後累封王秩宣和始封五顯廸功郎胡升作星源志則疑會要不載而推本于五行五行者象於天爲五緯形於地爲五物麗於人爲五德又名五帝卽所謂太昊炎帝少帝嚳黃帝其神卽勾芒祝融蓐收玄冥后土也小宗伯旣兆五帝於四郊後人又爲五顯專祠於世殆此義歟論頗近雅據此則五顯正神其來舊矣南村之上流湍江有山迤邐而來直挿

江湍曰象鼻嘴岸上舊有五顯廟未知何代頽廢嘉慶元年二月綿竹民某患瘵病百醫不治有雲遊道人於袖中探一紅丸使吞之曰得此可除依方服之果痊以金帛謝之不受問其姓曰蕭問其居曰象鼻嘴後至山下訪之遍問無姓蕭者有父老沉吟久之謂某曰兒時曾聞祖父言山舊有五顯廟曾覽三教源流五顯父爲蕭永福一胎五子俱以顯爲派以聰明正直德爲名而顯德居五尤著靈異能降妖安民故後人祀之其殆是歟某乃登山遍閱見有小土廟以筊卜之其應如響遂捐金爲之立廟而並塑觀音大士焉則五顯信非虛也

五顯再記

廟成日來禱祝者日以千計無不應驗余時適走失伶
僮戴富順禱於神神以筮告五日後有人送回至期果
應時總會首張思禮顏明程謝廷輝廖芳麟方議修大
殿余遂舍大柱四根大梁一架並書諸伶姓名年月於
梁上以酬神今廟貌巍然矣雖大功尙有待于諸善士
而首事不可忘其所由來自元年十二月起鳩工伐木
至二年十二月告竣甫一年而成會首因屬再爲記以
叙顛末

伏虎寺碑記

伏虎寺在綿竹北十里古稱樂善鄉前無此名也明萬
歷年間此地有二寺上曰竹林下曰廣化自兵燹後俱
毀獨古鐘尙在有行僧通微于康熙三十八年自龍安
石牛寺來綿揮估倡修正殿時邑侯雲間陸箕永任綿
竹深通堪輿來寺焚香見白虎太高改名伏虎此伏虎
名所從來也後通微又爲僧官壽五十五長徒心月繼
續培修壽亦五十四然未有田畝諸僧無以糊口也師
弟心長當家辛苦焚修歷四十餘年改換後殿並造東
西兩廊于乾隆二十八年始買余漢瑞水田九畝徒任
源機繼之未幾移住諸葛祠而心長徒源明幼年持家

卽改換山門道路新修鐘鼓二樓又于三十九年買李
登榜泉一道灌溉寺田付師弟源昶任持于五十六年
又買陳超水田七畝零買水五寸今又修建大殿八卦
攢頂安大佛韋馱于是僧厨庖漏花木亭園皆備然塑
像自捐並未求助于人於是諸檀越相聚而議曰二代
任持之功德偉矣厚矣大厦非一木所支福天實萬生
所戴不有表揚何以示勸不有鴻文何以垂久而筆可
千秋者惟綿州太史 李雨村先生曷不往求之乎予
是以書來乞序予思僧乃什方供養者也今不求助于
十方而美哉輪美哉負廟觀神貌一一莊嚴如荼如火

燦爛光輝得不爲大功德乎有功德而不爲闡揚則非
衆檀越之咎余之咎也乃爲弁其首

遊馬馳寺記

馬馳寺在綿州北三十里中有靈井爲州八境之一井
去南村僅十里髫年讀書在鶴鶴寺去寺數里欲造之
而未得後服官三十年時時縈念人有問靈井者愧無
以應也今年九月二十六日紅葉初飛黃花滿地余弟
龍山謂余曰曷不作馬馳遊乎余欣然便攜門人黃生
從一奚童肩輿出門由馮家嘴山口沿羊腸攀鳥道過
雙石橋迤邐至寺寺在鳳凰山麓左爲九龍山橫雲擁

翠廻環如抱右爲金頂山山頂一松如繖如蓋登山而望氣象萬千洵一大道場也殿宇五層第一爲樂樓樓下巨石有馬足踏痕寺所由名也二層爲靈官樓三層爲金剛殿再上四層爲關帝殿再上卽佛殿矣所謂土主靈廟雖毀基猶存焉兩廊十餘間僧才二三人不免古寺牢落之歎禪房前有桂樹大可數十圍蔭蔽一畝百餘年物也西廊有紫薇根幹竒古如攫如拏皮脫而膚現搔之則動所謂怕癢樹也東簷有樹一株如盃大葉似枇杷而長可尺許葉叢於顛皮似白楊異之僧曰曰此石瓜樹也六月開花八九月結子成穗余因乞其

子種之殿前石臺下有碑爲明嘉靖二十三年左綿高第爲比丘妙叢撰修理正覺寺記又由外垣折之殿後有一碑爲明成化十三年釋桂菴爲其師默菴撰藏身碑記四方砌石碑高一丈寬四尺向有亭俗所云搖亭碑動者今已圯兩碑皆爲荆棘所縛而字尚明顯亟命余弟與門生錄之顧所謂靈井者獨不見僧口井在山下方家壩去此尚一里盍往觀乎遂命僮人肩輿覓路至則井在野田中有兩婦方據井雪蔓旁有兩汲瓶曰此必是矣問之果然其井口有整石板方其外而圓其口縱橫八尺有圓石井蓋仰卧于地寬廣亦如之問之

老人曰此井向有光如佛背光然每風和日朗井中絲氣或上則爛熳爲雲雨故旱禱輒應啓閉以時不知何時爲浴祖者所穢遂不靈矣故不復閉今壩中民藉其泉以溉田可灌二百餘畝則仍食井之報也然不敢浴浴則病故皆尊之曰聖井余聞而益異之視其深不過數尺而原脈混混晝夜滋濡遂至澤及百家長我禾稻此而不靈尙何爲靈乎佛光之照若有若無何益民生則固不以此而易彼也使天而雨珠饑者不得以爲食又何必龍珠出骨雷震復墜之奇哉老人以爲然遂記之

夜遊馬跪寺龍洞記

乾隆五十六年正月二十三日夜同邑人朱永祿宿馬跪寺僧雪寐言洞甚深曾裹糧秉杆遊三日莫窮其際余聞之欣然卽于是夜攜二僕前往雇人秉燭前導初入甚狹漸進漸寬寬處可坐十席平處可以馳馬中有鐘乳濕漬如滴又有倒懸石筍如觀音合掌及牟尼趺踞像皆金彩光明又有蝙蝠大如椀飛撲人頭不爲害洞至十餘里外有河聲澌澌如流沙然洞盡處復分三洞恐火不繼失歸路遂尋原途出兩邊多骷髏蓋明季避獻賊亂藏于此殆盈萬人其洞初甚狹者賊以火焚

童山文集卷八
洞楣倒填其口也此洞冬溫夏涼時春寒未減故出時
汗流被體僧云洞有狐每朔望日見黑風一道由洞而
來立于前殿屋脊向佛如拜跪然逼視之輒不見亦奇
事也因附記之

重修馬跪寺拍掌池記

釋家有因水而悟道者卽今之所謂拍掌池是也池在
綿竹縣馬跪寺舊名隆平寺明曹學佺名勝志云遊觀
者合掌拍之則泉水應聲而沸卽水觀禪師圓寂處水
觀者蓋以水悟而得名也幼隨釋法進於定法受十戒
後受教水觀家人取柴見繩床上有清水拾兩白石著

水中法進暮還寺覺背痛問知命家人明往除此石背
遂如初因爾習定不出山故曰水觀也事見高僧傳其
曰馬跪者因蜀王妃疾名水觀不往王親往欲罪馬至
溪自跪故名也隆平一名響應又名玉女皆以水觀得
名也蓋水在是道卽在是也水觀之靈蹟如是而日夕
年湮水涸草深蠹啼閣閣可乎余于今年正月二十三
日始至寺住持雪竦髮髮影長相見甚歡因留宿屢以
爲言屬疏募鑿旣募鑿矣又屬爲記請名其亭於是柏
掌池復顯亭成卽名之曰水觀可也後之來者見水而
悟卽見道矣如謂此一水而天下之水盡在于是非道

也謂此一水而天下之道不在于是又豈道也哉

茶坪平定橋碑記

心不易平似水則平心不易定似石則定人心如此橋何不然古鐵溪堡由茂州至此稍平故曰茶坪今所謂神泉縣西山產者并佳是也其溪源出于佛至此爲坪水峯峙淵渟林木陰翳估茶者皆聚族而居焉坪水南流七十里至安縣南與安昌水合而注于涪而此橋在鐵溪則猶濫觴之始也澗不踰溝激不過頽而成都龍安松潘諸水胥會于是春夏之交懸瀑怒漲過者恟恐徒杠屢易輒爲水捲蓋天下之不平不定者莫若此

鐵溪矣焦三者善士也乃與衆約相水之平而定以石猶愁其難于平難于定也求爲之命名平定而後衆人喜可知也曰今而後橋可平定矣

畧平牛王廟樂樓碑記

牛王者何也農耕田必用牛牛於農有功故神之爲王而共祀之也樂樓者何也每歲祀牛王必演劇劇必有樓所以悅神而共樂之也牛王廟不知始于何時惟列異傳載秦文公立怒特祠應肇於此今諸廟多塑像如觀音而以牛爲坐騎稱之爲牛王菩薩不知何故考清異錄陽翟莊舍有田老者謂牛爲黃毛菩薩大抵皆農

人以牛為命故尊之曰王而親之曰菩薩也王制諸侯無故不殺牛註穀者民之命牛植穀王法禁殺故本朝

世祖章帝首重殺牛之戒而各處地方有司並

嚴湯鍋之禁蓋為此也夫戒殺牛非細事也昔齊宣王

不忍一牛孟子以為是心足王使今人而盡推此心則

君即堯舜也臣即臯夔稷契也士即顏曾思孟也不忍

於牛即不忍於人矣故曰足王也今之祀牛王而並建

樂樓者豈非不忍之心所感而並思悅牛神以求保衆

玉匣記牛王神誕本在七月二十五日今以

為祭日者蓋七月農方收穫故相沿改期以

便民也畧平牛王廟本無樂樓今之樂樓乃嘉慶元年十月某日衆士民捐資所創立例刻名於碑陰而總其事者覃泰山也

童山文集卷九

傳

綿州三高傳

高第綿州人正德甲戌進士由吏部郎官至雲南按察使為政精明仁恕年未老即告退家居以詩歌自娛自號瓦屋山人作為文章深窮理奧撰天泉碑記胷次灑落學者爭誦焉所居近西山觀乃漢楊子雲讀書處遺像在焉第日與胡汝翼載酒往來醉則摩筆留題有詩曰邱壑由來性所耽誤從塵世一彈冠歸來尚喜西崖

月還照吾家苜蓿盤亦可想其襟懷矣所著有蓉溪續集五卷初綿州左都御史金魯居州城東三里所居有水迤邐而南入於涪江水多植芙蓉因以名溪頗擅林壑之勝爵以按察使罷時嘗構屋數楹徜徉其間名之曰蓉溪書屋後復起掌憲思之不置于是禮部尚書劉春喬宇等皆賦詠以紀其勝士大夫聞而和者甚多正德十四年方豪哀集成書四卷凡作者七十八人至嘉靖二年繼和者益衆復屬第編為續集凡作者七十一人總名曰蓉溪書屋集云出四庫全書日

高簡綿州人第弟嘉靖八年已進士官吏部文選司

郎中時刑部尚書唐龍代熊浹為吏部尚書龍有才居官著勞績及為吏部年髦多疾每事咨僚佐輒為所欺御史陳九德劾前選郎高簡罔上行私並論龍衰暮乃下簡詔獄龍引疾未報吏科楊上林徐良輔復論簡詔杖簡六十遣戍上林良輔以不早言罷職龍黜為民規龍傳文唐逾年復起用至雲南叅議投劾歸家居與兄弟縱遊西山自號大鶴山樵者其詩亦高古與弟相埒云高節字竹所綿州羅江人見題名碑簡弟嘉靖十一年壬辰進士及第第三人授編修署員外郎三十三年甲辰命太子賓客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張潮左春坊左庶

子江汝璧爲考試官以節與修撰茅瓚編修沈坤彭鳳歐陽暉等同充房考時潮入貢院三場畢以病死考試惟江一人而後序則屬同考修撰茅瓚是歲取中瞿景淳等廷試賜秦鳴雷瞿景淳吳情及第而少傳翟鑿二子汝儉汝孝俱與焉少傳以嫌故辭讀卷不許既試以進呈卷上上疑汝儉等在首甲因抑第一卷至第三卷置二甲第四拆卷果汝孝也刑科給事中汪蛟王堯日論劾少詹事江汝璧修撰沈坤編修彭鳳歐陽暉署員外郎高節朋私通賄大壞制科大學士翟鑿以內閣首臣二子汝儉汝孝既聯中鄉試又連中會試若持券取

物然崔奇勲乃汝儉等師焦清與汝儉結媼又同受業四人者會試俱一號汝儉汝孝奇勲皆彭鳳所取詩經考官五人何俱在鳳一房歐陽暉亦汝儉等師本同經又改看書經跡若引嫌而陰助鳳尋卷及沈坤之取中陸煒高節之取中彭謙汪一中皆以納賄故乞明正其辜且欲追順天鄉試主考秦鳴夏浦應麒阿奉翟鑿之罪上下其章吏部都察院從公叅看鑿隨其疏自理且請特降題目命部院大臣覆試上怒曰鑿被劾有旨叅看乃不候處分肆行擾辨屢屢以真無假爲詞同夏言蔡苑坐轎止罪一人全不感懼敢以撰科文贊元修爲

欺朕內閣任重不早赴以朕不早朝並君行事二子縱
有軾轍之才豈可分明並用恣意放僻如此部院其叅
閱治罪不許回護部院復請下汝璧于理嚴究分別情
罪輕重上以跡弊明顯大壞祖宗取上之制遂勒鑿並
汝儉汝孝奇勲清及鳳喚俱為民汝璧等俱下鎮撫司
逮問已法司會鞫謂汝璧鳴夏應麒雖各阿取輔臣之
子然實非賄故坤之取焯節之取一中亦然獨彭謙實
以校尉張岳賄五百金而中監察御史王珩沈越失于
糾察罪亦難逃疏上詔杖汝璧鳴夏應麒六十革職聞
任不叙珩越降一級調外任節岳充軍謙為民坤一中

焯有留供職

出舟州別集科試考

初嚴嵩之入閣也鑿以資格居

其上權遠出嵩下不平而嵩終惡鑿不能容御史趙大

佑劾鑿私同年吏部尙書許讚亦發鑿請屬私書帝皆

不問會鑿子汝儉汝孝連捷鄉試會場嵩屬汪蛟王堯

日劾其有弊鑿遂獲罪

見

明史鑿傳而節亦率入嵩所屬劾

中遂敗

贊曰明世綿州三高齊名皆以文章著科名亦相埒而
出處畧異第以詩人自命恬退自得嚼然不汚可謂明
哲報身矣簡雖廷杖遭謫旋復用亦以晚節自修惟節
以鼎甲開吾羅為明三百年所未有然竟以科場事充

軍賚志以沒士論惜之然當嚴嵩撓權之時朝紳無不受其屠毒其事起于嵩傾翟鑾而牽連被害則其不附嵩可知矣受賄之事莫必其有無得無亦如魏忠賢誣熊廷弼行賄以陷楊左諸清流乎小人之害君子何所不至識者察其原委而諒其心可也

左撇子傳

左撇子羅江人也姓羅忘其名以左手食以左手書故人稱爲左撇子世居南村幼習舉子業屢試輒蹶遂絕意進取喜星學然絕不爲人談禍福家酷貧茅屋數椽纔蔽風雨而足不復戶好睡坐卧一榻無帳幔推書滿

几烟塵全入而吟咏自若有舉人世事就問之者不應再問則作鼯鼯聲矣客去朗吟如故人以爲哦詩也問之其子則曰有口吟無筆吟也如是者五十年今年已八十餘矣余歸田後訪之門巷蕭然豆棚瓜架中僅一小屋而家人父子俱欣欣有自得之意入戶見睡榻上未醒因屏立門外以俟須臾從被出其頭蓬首垢面則鬚髮猶未白問其子曰何客以余對始徐徐起張目曰子非某乎歸來好歸來好復睡再問遂不對因辭出其子遶戶種桑爲乞六百株而去

贊曰左撇子者其陳搏之流歟日以睡爲事而舉天下

章山文集卷九
之大榮華富貴之事無一足當其心者此必有所見非徒睡也然觀其精神煥發迥異稿項黃馘者殆有道之士歟至聞其歸來好二語又似深明乎術理而不肯以輕洩者倘所謂隱君子是歟非歟

四桂先生傳

四桂先生不知何許人慕五柳先生之爲人因指亭前四桂以號焉喜種花木其先人有園一區日自培溉好讀書家有藏書曰萬卷樓每坐樓上擁書南面以爲專城不足樂也並絕世交聞有從城中來者言城中事輒掩耳而走以書聲亂之顧性喜絲竹不能寂居又工樂

府小令家有數僮皆教之歌舞嘗畜黑驢一頭亦諳音樂每遇家僮登臺演劇騎之甫唱便旋轉而行唱完卽卓然而止疾徐俯仰能應節奏人皆異之先生興來輒携數僮跨黑驢遍遊名山大川或經年乃歸歸則仍獨居樓上不與人見人或見經年不見黑驢與伶僮之出遊也又多疑其爲仙云

贊曰逍遙自樂之人其天定也不爲利疚不爲威惕所謂養其浩然之氣而不動心者乎託身優伶之內放蕩山水之間以著書自適其殆鹿皮抱犢之流歟

朱貴傳

朱貴浙江鄞人余青衣也爲人口吃不識字能強記先大夫官餘姚時年十二事先祖文林郎英華公公沒後卽隨余時爲羅江諸生讀書鶴鶴寺中使司薪水山高水遠貴日抱甕取汲未嘗言困夜則烹茗伺讀垂頭燈下至余寢乃退雖嚴寒毋怠容而余性素偏稍不當意輒箠之貴卽叩頭自責退無怨言人問之則曰僕之事主猶臣之事君也豈有良臣而腹誹其君耶以是人咸異之是年秋余赴省鄉試受知於督學史休堂先生送錦江書院時患肺病貴侍湯藥未嘗暫離病愈余將入闈夢手金花一叢以四枝分同行者以語貴曰金色

梓也以四分人則必中秋闈五魁矣已而榜發果然明春余至京會試貴以他事留家辛巳余以中書官京師貴侍眷來京癸未會試余得館選丙戌授文選主事數年家事皆託焉戊子五月初六日忽病時方燕賓猶強疾以候余力使退乃去後又以飲食不節再發遂不治垂危余問所言曰小人隨主十餘年蒙恩遇極厚今犬馬盡矣主他日官爵未可量但性太急口太直恐諒於君子而不諒於小人願處之以和平則死無恨矣遂卒自是如失左右手矣翌日葬於陶然亭之西偏貴善交卒之夕同人如沈雲椒僕易林韋葑軒僕孫文輩數十

人斂錢爲佞佛起墳隆隆然樹其表曰寧波朱貴之墓
盡哀然後去

贊曰昔蕭穎士有愛才之僕傳爲美談今朱貴者殆其
人歟事非其主虐之而卒無怨言何其賢也如臣事君
之語其殆有所激而云然歟見諒君子而不見諒小人
雖余生平知已未肯有以此事見規者何言之痛懇也
嗟乎如此人者求之衣冠之列吾見亦罕矣而身賤青
衣又不獲年則又何歟

藍胡子傳

藍胡子綿竹人不知其名美鬚髯家貧以樹藝爲業周

遊于搢紳之門凡經栽植無不活故無論識與不識皆
稱曰藍胡子其先本爲農旣而棄去學石工勇力過人
凡城垣華表經椎鑿嵌鑲而成者數十所皆極堅固後
又學梓匠成大厦者數十家凡茱角大小皆極精巧旣
而嘆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日與木石居得不爲人竊
笑乎予聞十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人予不能樹人
姑寓其意於樹木可乎于是隱居于笱箕灘之研臺
山買園一區樹藝花果日以抱甕爲樂不數年皆成茂
林人見其栽培之無不活也請代樹之亦欣然而往或
助之鈔則付之酒家今年七十四矣霜鬚飄蕭又患足

痛一日欵門謂余曰十年之計成矣代爲人樹者亦卽借以樹人意亦遂矣今老而病足將歸故邱以就子養沒世不稱亦君子之所疾也請爲述予志以傳後可乎予嘉其志而憫其老遂爲之傳又憐其藝之神恐無繼之者乞留其種樹書乃去

贊曰嘗聞柳州之傳郭橐駝矣自以爲當吾世而得其人將與之爲方外之遊何意千載而下又有藍胡子豈天憐予老而無友生此人以爲歸田之友乎何以飄然而來忽又飄然而去豈屑與市井伍而不屑與予伍乎使此人而樹人又何須百年之計哉而人卒未有求樹

之者則亦惟樹木以終老而已可慨也夫

羅義傳

羅義綿州之南村人父兆鰲卽吾外公也生三子長趙次玖三卽義也趙玖皆慤謹獨義不治生產任狹仗義好竒術每爲人報不平二兄皆惡之幼時有老喇嘛至門求食義怒其騰騰逐之不應以石擊其額流血滿面喇嘛遂臥地號冤作死狀義悔扶至家厚待飲食爲謝前罪喇嘛曰無妨也速以水來義以杯覓水與之喇嘛咒水而自塗其痕頭皮如故義神其術出斗米求之遂密授其訣謂義曰此鐵牛水也以濟人則可不可以自

利自利則不得其死也遂去鄉里有患跌折金傷者醫之無不立驗瘍瘡癰腫並能治之吾母吳太夫人患乳巖火赤焮痛飲食不進延義咒水噴乳便不知癢以佩刀割其腐肉遂愈又善金石變化之術以小石置杯中蒙以帕咒之卽成小銀錠先君石亭公庚午年投徒觀音寺寺前有陳五店共試其術始見滿杯皆石去帕則皆銀也陳五以爲真盡納之懷中探之則又成石矣義笑曰此未爲奇也櫃筒有青蚨經我一搖則盡入吾袋陳五不信先出筒紀數復入始搖方聞響而筒空矣陳五甚急義出其袋笑曰錢在此也數之毫釐不爽先君

奇之因延與飲嘆食無魚義曰可得也以紙醮水成二團投碗中則雙鯉宛在水中鱗鬣游洋似新出水者皆曰烹乎義曰不中烹也傾之於地仍成紙團爲之術然一日先君殺雞食義見曰何故殺生也以手退其頸接之咒畢雞復飛去其神異如此然義自有此術不畏刀棍頗多持刃以爲能非數十人不可近或見斫傷卽以水自咒平復如故前後傷人無數兩兄患之義曰我終不以一人累兄也然旣嫌我我豈爲周處貽害鄉里乎遂去不知所往癸酉先君宰浙之餘姚令余奉母買舟由涪開程一日至重慶上岸登酒樓則義在焉問余曰

汝來時曾聞州中有人殺七刀尙活乎余曰不知也後至鄴都復見之並給予費別曰君去余亦歸矣後余官京師聞義殺人前案發爲孫法祖所獲以印鉗其足夾之幾斃置鐵牢中者屢年先是縣有甲首黃某者素見信於孫多剝民膏脂以邀官寵鄉人呼爲黃虎義之殺人而遁也經一年事已息矣黃知其歸密爲孫耳又暗爲捕口故獲義以故恨黃刺骨逾年孫去赦出義百計覓黃黃巧避之終不敢出己丑余自京丁父艱歸見義於花街鎮蓋新移來此以舅故登堂拜之見精神如昔而脚稍蹩問其故曰光爛爛似大不平者後戊戌余服

闕補官提學廣東鄉人有來署所者告余曰義以去年二月殺黃某於團堆之劇場屠割無全膚其殺黃畢亦自殺余聞之始嘆喇嘛之言至此終驗也

贊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黃與義本無夙昔之仇徒以身充甲首橫行鄉里助官虐民遂至身遭慘死可不鑒乎殺一人而除一方之害義亦烈男子也哉

張節婦程孺人傳

節婦程孺人者漢州張公凌霄之妻也以子邦伸貫封孺人並請旌表建坊於其第後營故今人皆稱其里曰花牌坊初孺人之歸凌霄公也年二十一未逾旬卽遭

姑喪枕苫茹荼未嘗御帛時公與其兄超弟趨皆列上舍試輒優等一時有二鳳之目人皆謂取青紫如拾芥也卒不得意賣志以歿遺子仁壽甫七歲邦伸甫二歲矢志撫孤日則膏脂滫髓以事舅夜則篝燈紡績以課子嘗謂二子曰汝父之彌留也囑我曰吾生平未竟之志將于二子是續汝善教之無使吾目不瞑言猶在耳吾所以不從汝父于地下者以汝二子故也若汝等隳厥志吾無以見汝父于地下矣二子皆涕泣謹受教未幾又遭舅喪哭哭在疚伯超亦相繼歿遺孤俱幼葦門環立相對淒然孺人皆視如已子爲之擇師授室而諸

孤亦視如已母無此疆彼界之分鄉人至今奉爲女宗仁壽者余之同硯而邦伸者余已卯之同年也嘗謂余言孺人性聰慧嫻內則爲外祖程公佩愛女以擇壻乘鄉而得公人謂有知人之鑒故余知其詳如此邦伸于鄉舉後籤發中州爲令署光州判宰襄城歷固始卓薦循良第一仁壽亦授廣西經歷先孺人歿然二子之貴也孺人皆得親見之其各有能聲皆出晝莪之教云孺人壽七十一卒于官署邦伸扶櫬歸里葬于三臺之樂安東原明年鄉人奉主入州之節婦祠州牧徐公德元親以鼓吹送之人以爲榮

贊曰程氏自宋以來爲蜀望族蘇軾之母亦出於程嘗謂軾曰汝爲范滂吾獨不能爲滂母乎世謂有此母方生此子今孺人以節孝著而固始又以循良稱忠孝之傳累葉不替其于蘇母若後先一轍焉天之所以而熾而昌者寧有旣乎

何節婦王孺人傳

綿竹固多節婦 本朝奉旌表入祠者七人而以孺人爲首孺人王氏守貞靜性至孝年十七歸赤水先生相敬如賓門以內肅如也生子登榜甫三歲卽遭夫喪誓以身殉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而諸親以貌請孤勸乃止

事舅備遵內則甘旨滌髓盥浴投巾無不雞鳴而起極扶持之養歿身不衰何氏自高曾以來未有享大年而舅壽至七十七皆孺人之頤養所致也顧少繼體養從伯父女爲子如自已出與登榜皆左右膝下日則紡績以訓女夜則篝燈以課兒數年無間丙子登榜年十八升上庠賀客盈門孺人未喜曰吾祖積德厚吾子當不止此後登榜感母意學益力不數年由廩生中己酉科第四名鄉試祭奠回奉觴獻母孺人轉悲請之曰兒之成吾可見泉下人而泉下終不及見兒之成吾是以悲也先是孺人瘞夫早沒井臼親操內顧熒熒在疚輒望

靈而哭以是得鬱疾而登榜亦思讀書以報母焚膏繼晷夜誦不眠亦得嘔血症兒既不忍以病增母憂而母亦不忍以病傷兒意於是兒病痊而母病轉劇登榜不肯遠離投徒近村方謀北上得一官以求祿養而母病忽發遂卒享年六十有司請旌表 上聞建坊於第以榮之人以爲孝母孝子之報云既葬之十三年登榜爲綿竹山長捧孺人行述見予跪而泣曰君知予之所以成名乎皆吾母館視荼苦之教也生平行事皆在人口此其梗概請君傳之以不沒母遂感其意而書之以成其孝孺人有才幹家居少鄰嘗終夜勤作一日燈後登

榜赴學未歸閉扉守候漏四刻有盜隔垣擲石孺人暗起著登榜鞋橐橐作男子履聲盜遂逸去其應變如此孫二如淵如瀚瀚庠生最知名寓祥符寺有和余蠟梅詩頗佳益信其昌云

贊曰欲知其母先視其子登榜爲山長時予始見之每于杯酒酬酢間兄案頭詩文無非思母之作其母之亡也又爲畫影朝夕焚香拜跪而獨不喜作佛事嘗以爲無罪而懺之是爲誣母曾作闢羅論以闢其說至今鄉人皆化之亦守母之遺教也嗟乎有是母始有是子

童山文集卷八

七

